烤鴨變成了家常菜

雙城記 何冀平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北京城的飯館，家家都有烤鴨，價錢二百元起價，有點名氣的飯館要貴一些。為了寫劇本，我在「全聚德」呆了差不多三個月，那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只有兩間烤鴨專門店，還有一間是便宜坊，前者是掛爐，後者是燜爐，兩間烤製的方法不同，簡單說，一個是明火，一個是不見火，火在爐內，不論是烤還是燜，就說對鴨子的選擇，和現在家家飯店都有的烤鴨有很大分別。

鴨分三種：一種是湖鴨，一種是油鴨，一種是白河浦鴨。湖鴨來自南方，體量小，骨架大；油鴨肉少油多；只有北京潮白河的白河浦鴨，個頭大肉多，骨架小，最適宜烤，水質好，天然穀物飼養，品質一流，只是量少。

再說烤，你走進飯館，要一隻烤鴨，不到15分鐘，嫣紅發亮的一隻烤鴨已經擺在你面前，這鴨一定不是現烤。我去體驗生活的「全聚德」烤鴨店，有一個工坊，是專門招待外國總統政要級別的，何時烤鴨上爐要等「報話機」傳訊，宴席上酒過三巡，報話機通知烤鴨上爐，45分鐘，烤鴨出爐，即刻上桌，這和現在一早烤好，已經放涼，有客人要再加熱的烤鴨，大有分別。可惜，多數客人吃不出來差別。

隨之配料上來，京蔥絲、黃瓜條、山楂條、哈蜜瓜，甜麵醬必有，傳統白糖換了爆炸糖，還有炸脆餅碎、酸菜等等。這又和傳統的不同，傳統的是「男賓桌上老虎醬，女賓桌上綿白糖」。老虎醬是以甜麵醬為主，調上蒜末的特製醬料；綿白糖是北京的一種特製糖，以細綿為主，別處少見，香港就沒有。還有酸梅醬，好像香港吃烤鴨，配料越來越多，以為是改革創新，不知這些不傳統的佐料是否打亂了烤鴨的純味。再說鴨餅，薄得像一張紙，沒有了麵的味道，老傳統是除了鴨餅還要上燒餅，兩種口味。

烤鴨即上即片，都是照舊，為的是乾爽酥脆油香濃厚，帶淡淡焦香，片出來多少片，可大有不同。當年的招牌是：片片帶皮，一百零三片，現在一隻鴨，能片出五六十片已經很好，有的只能片三四十片，差得遠。

最後說鴨湯，片了皮的鴨架上還有很多肉，侍應會問：鴨架是燒烤、是燉湯？這又和傳統不同，傳統沒有燒烤的吃法。鴨湯也不是煮出來的，是用高壓蒸氣蒸餾出來了，湯又純又白又濃。配合豆腐和白菜是個人要求，飯館一般不配，怕破壞了鴨湯的純厚。蒸餾鴨湯是不是傳統，要再研究，早些年代沒有高壓鍋。

北山大院宜減不宜加

此山中 鄧達智

朋友遊珠海，例必提議遊走北山大院。清代建築具備發思古幽情素質，原來設計表現古人典雅的藝術認知，除正廳的偌大天井外，側間不缺小天井，奇石盆栽豐富，置身其間慢活欣賞。

隨後可在周邊多家中式菜館、港式茶餐廳、法國人開設的咖啡餅店，享受一頓豐盛午餐、簡約茶餐，或咖啡、葡撻、牛角包。以美食作為圓滿句號？還未完。

曾聽聞周邊設有古色古香小旅館及私房菜館，最佳配套，大可品嘗私房菜式，施施然不急於離開，留宿一宵，將古蹟深層次觀察個細緻入微。

多年前，服務珠海地產巨星「華發」，曾多次前來以時裝展示作樓盤招徠。最後一次，巨型項目「華發商都」的隆重開幕典禮，展示自己時裝系列，於大腸癌治療成功之後，那些活動完成，決定半退休暫別過去的商業奔波。在此之前，經常往返香港、廣州及珠海。工餘得閒，在當地同事推介下，認識北山大院。

當時修葺工程完成，一切設施仍處簡樸水平，反而更適合自己口味。背靠老家新界元朗屏山八百年古村成長，更認識古屋、古村的原來神韻。舊時本來面目重於烏頂麻石腳青磚牆，數十年前仍可見到家鄉靠近舊時面貌，宗祠前大片廣場，向前大約菜田一百塊，再向前宗祠風水塘（長塘），緊貼右側聚星樓的風水塘（海水隨潮汐漲退的鹹塘），背靠佔地寬廣鹿鳴崗。跑上小山（現為屏山鄧氏文物館），可遙望鄰村石埗圍、廈村、網井……流浮山海鮮市場及緊貼的后海灣，甚至深圳蛇口南山。

元朗、天水圍發展已成熟，隨後北部都會區。吾鄉鄉界內的洪水橋，難以想像，到時我們只剩下一個城中村。

望着北山大院，未免感觸。為求可持續發展，無奈出現大批食肆，實屬無可厚非，但本為宗祠的主樓，在偏廳設置書畫院，增添文化氣息恰到好處。但本為宗祠拜祭祖先的正廳，雖云文化購物，可惜眼見只是個雜貨場，安排的有關部門，應該了解一所宗祠對一個家族的重要性，並非鼓勵迷信，亦應賦予一定程度的敬意。

情境的設計更多時候宜減不宜加，很簡單：今日附圖，筆者坐在大廳進口處非常高大的八扇屏風前面，背景本來非常漂亮，無端在中間掛上一個「福」字，頗屬畫蛇添足。座位右側，擺設了一盆樹葉已轉黃的葵樹，打理不宜的植物不應放在當眼位置，放了一邊缺了另外一邊，讓畫面失去平衡。其實重點應該在於頂上橫額，及背後擁有相當多故事的巨大屏風。所有其他東西應拿走、減去，無謂濫竽充數，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珠海北山大院正門入口處 作者供圖

止哭

浪蕩四時 季良

試過想哭的時候，卻在不能放聲大哭的場合被迫強忍淚水嗎？你會如何排解？我有良方：進食。

那年15歲，中三、中四吧？我在告士打道上走着，腦海中一直回想剛剛在新鴻基中心看到的老人。那是一個年老的白人男子，面容鬆弛，有着深刻的法令紋與木偶紋。兩側額角髮線已後退，反正就是典型早期雄禿，可是髮蠟將頭髮往後梳得整齊，添上紳士氣質，卻暴露了蒼白的髮根，原來頂上染黑的頭髮只是阻止老態的掙扎。長長的雙耳，與其說是高壽的吉相，不如說是歷練的累積。他有着歐洲人的筆挺鼻樑，鼻頭圓滿。眼瞼抵不過歲月，無力地下垂，揚起如小毛球似的眉毛時，黑色眼珠卻登時流露智慧光芒。一直緊閉的薄唇，似笑非笑。

他正在聽錄音帶，錄音機播放着一位年輕人給他的留言，是意大利語。年輕人介紹着他在小島上錄下的各種聲音，還有對老人的思念。只是，思念的方向，如今已經置換成老人對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已經不在人世。他重遊舊地，一心與年輕人重聚，昔人笑聲盈盈的老房子，只剩下年輕人的妻兒，和那盒以聲音盛載的信件。

然後我看着老人獨自到了海邊，頂着圍了黑色帶子的米白色巴拿馬帽子，佇立陽光之下。看來他仍在回想剛才的錄音，木然的面孔，偶然忍不住擠出一絲微笑，但很快又回復木然。漸漸，老人雙眼放空，嘴唇半開，面向大海，定格。

我離開海邊，打算回家。我在告士打道上走着，老人的面容揮之不去。想到剛才我看着他的雙眼，他聽着故友的聲音，鼻酸突然襲來，猛烈得令眼眶滲出淚水。我從來沒有試過這種情況，我為肉體上的病痛哭過，我為思念家人哭過，我為學業未如理想哭過，我為一切平凡少年可能經歷過的悲傷哭過，就是從未為與我無關的陌生人哭過。

又抹眼淚，又抹鼻涕，又要強忍情緒，力保不在大街失禮。正在狼狽不堪的時候，路過便利店，才想起還未吃午飯，買了零食汽水充飢。神奇地，吃了一口，哭意全消。

沒想到在影藝戲院看完《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我發現了止哭良方。令我不能自已的，是飾演智利詩人聶魯達的法國影星菲臘．羅烈。從此沉迷光影，無數次在戲院脫離現實，期待再遇上相似感動。

沒有舊，就無所謂新

如賀是好 梁賀

老家是廣東的一個八九線的小鎮，鎮上有一條老騎樓街叫南華路，路兩旁密密麻麻擠滿了批發店，從花生瓜子糖果零食，到兒童文具玩具甚至衣服鞋帽一應俱全。

南華路北邊開端的馬路對面，是縣城供銷社及旅館，旅館正對面是鎮上唯一的一條橋，過得橋去，便是唯一的公共汽車站。如此，老汽車站、供銷社和南華路，便構成了小鎮周邊十幾個鄉村的小老闆們進城上貨的完整圖景，以及我小時候放學時光最豐富的七彩遊樂場。沒有零花錢，但背着書包蹦蹦跳跳穿過琳瑯滿目和熙攘的人群，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物質匱乏的日子成長過來的孩子們無與倫比的歡樂，更別論過年時所擁有的、一年一度能花壓歲錢去南華路大採購的神聖時刻。

在檳城的那個下午，我路過一片老城時，就在一瞬間想起了童年的那些時光，那些百多年前的建築群，現在依然人來人往，已然成為旅遊的熱門目的地、聯合國的世界遺產保護區，但大部分的檔口，經營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連鎖和投遊人所好的消費品。

想起來，從廣州到香港、北京、上海，其實哪怕是大拆大建的幾十年間，很多老城市也依然熱衷於保留很多老建築和風貌，但為何遊走期間，依然難覓心動？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道出了根源，農耕民族的親緣關係，是我們理解世界的秩序底色。人情社會構建起來的人情味，在狂奔的數十年間被工業文明的僱傭關係打破，再被商業文明的消費關係擊碎，最後，互聯網文明的到來，在時空上消解掉了人和人、物理接觸的最後餘溫。

恰好，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三四十年間，正好是上述四個文明世代迅速迭代的時間，當一個人的成長被四個完全不同的世代從身上穿過之時，人格分裂自然是尋常之事了。

家長裏短左鄰右舍照應的童年記憶猶在，短視頻刷着外賣叫着的數據化生存環繞的中年時分，如何不尷尬？

前些年家中老人腿腳還利索的時候，每天吃過早飯就拎把雨傘當枴杖下樓，從將軍澳的屋苑樓下坐綠色小巴出觀塘找老友打牌，總會路過救世軍義賣籌款的小店，五塊十塊就能買來形形色色的舊玩具，尤其各種各樣精美的合金小車，偶爾還能淘到各種線路或專業機構限量版的款，她並沒有比我們更懂所謂收藏價值，除了覺得有意思，和救世軍的義工姐姐們寒暄幾句，被尊稱「車仔婆婆」能讓她快樂一天。她總能讓我們喝上昂貴到天上去的六安老茶，何故？和茶葉店老闆幾十年的街坊交情，整理搬運老茶磚總會餘下很多碎屑，半賣半送，風味不僅不減還因為碎了沸水之下反而更佳，實在喝出的是濃濃的人情味。

旺角碧街名副其實的好「逼」（粵語「擁擠」之意），但感覺身體被掏空之時擠進去，裏三層外三層的人和琳瑯滿目的玩具童心能把你淹沒，是種物理性的人氣療癒。

中秋節快到時，福榮街的檔口會紛紛在店舖門外掛滿各式燈籠，我一直認為，「燈會」其實就從老街開始。去深水埗棚仔布藝市場找專營進口布料的添叔，翻一下倉底的邊角餘料，興許就能找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好英國格子羊絨面料，在上海婆的裁縫店量身訂做一身西裝……凡此種種通過人與人的具體接觸產生的情感系統，又豈是越來越先進的電商和快遞能給予的呢？

人不同了，老房子哪怕還在，老手藝和老人都沒有了，「假裝」復古比真更假；心態不同了，焦灼的內心看不見慢的風景，我們被內卷馴化的行為模式，已經很難慢下來了，慢不下來，快就失去了意義。

一紙證書不過只是標籤一道，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好，本土政府的保育推廣也罷，自上而下費盡心力能保留下來的也都只能是流於形式的表面，只是蝸牛之殼，充其量「好過沒有」，自下而上的關係源自人的肉身連結和情感關係，才是活的生命。

人真是至賤，近鄉情怯離鄉情重，遠離故土之時，總是會對自己的出身更敏感，東西失去時方念起珍貴來。



●檳城老騎樓街寫生。 繪畫：梁賀

清邁數碼遊牧聖地

終生遊學 項明生

新冠之後，誕生了一個新的族群：數碼遊牧族。他們居無定所，追逐網絡而居。如雨後春筍，全球都出現了各式的數碼遊牧基地，亞洲佼佼者是雲南的大理、印尼的峇里，以及泰國的清邁。

我這次在清邁的數碼遊牧聖地Alt_PingRiver共享生活空間住了4天，每天同十幾個來自五大洲的數碼遊牧族傾偈，開始明白，這就是未來的理想生活及工作方式。Z世代是數碼原生世代(Digital Natives)，從小伴隨網際網絡、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長大，他們未必想要一份我那個古早年代的穩定朝九晚五中環、尖沙咀白領工作，每年只偷得十多天年假去外國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的社畜生活。Z世代最嚮往的，是生於網絡而活於網絡，追逐自由、靈感、好玩、低生活成本，而這些都可以在清邁唾手可得。

其實Alt_PingRiver已經不算最便宜，雙人房月租打完折也要40,000泰銖。但來自中國北京的AI（人工智能）工程師Shawn同我講，他已經回過這家遊牧5次了。每次都住一個月，雖然價錢比較貴，但是這裏的Vibe（氛圍）是他最喜歡的，可以認識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得到很多創作靈感。雲南大理也不錯，因為語言相通，但住民主要是內地的遊牧族。他也去過墨西哥城遊牧，但是礙於語言不通，那裏主要講西語。清邁就不一樣，這裏英語通行，生活成本又很低，最重要是在Alt_PingRiver這裏住客的Combination（組合）令他最開心，幾乎沒有同一個國家的人，「十個住客就有十個不同的國家地區，十個古靈精怪的不同職業」。

每次令他大開眼界，是來自韓國的攝影師、美國的生物化學研究員、法國的活動策劃師、香港的潛水教練、丹麥的網絡工程師、伊朗的遊戲工程師，一坐下就是相逢恨晚的老朋友，你有故事，我有夢想，就可以聊到天亮。



●筆者（左二）與來自五湖四海的數碼遊牧族交流。 作者供圖

梁家輝《捕風追影》

細說星光 叢仁

梁家輝憑《捕風追影》奪得第3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正式集齊金像獎、金馬獎、金雞獎「三金影帝」，成為繼梁朝偉之後，華語影壇第二位達成此成就的演員。

梁家輝在《捕風追影》中演傅隆生這個角色，表面是斯文慈善家，內裏卻是掌控犯罪團夥的「狼王」。梁家輝沒有將他演成簡單的壞人，而是演出一個被背叛、失去控制，又仍然殘留父愛的老人。沒有咆哮的狠，痛也不靠眼淚。評委會特別指出，他在儒雅、狡黠、冷酷與溫情之間層次分明，令一個反派角色擁有罕見的悲劇重量。更難得的是，68歲的梁家輝仍然親身上陣拍打戲。在孤兒院及與成龍的近身搏鬥，都不靠替身或剪輯掩飾。這種「笨功夫」，正是他多年被稱為「千面影帝」的底氣。

由26歲憑《垂簾聽政》成為金像獎最年輕影帝，到橫跨五個年代五奪金像獎，再到遲來的金雞獎，梁家輝的成就不是一夜成名，而是不斷被市場考驗，又不斷用角色回應。他上台說：「拿了獎不代表可以收工，咱們開工了。」聽來普通，卻比任何豪言壯語都更貼近演員本質。頒獎禮前，他獨自拖篋搭高鐵赴廈門的照片被網民瘋傳，他幽默回應：「我年紀大，但我還是有自理能力。」這份低調，正是香港老藝人的德藝。

三金大滿貫當然重要，但梁家輝真正令人尊敬的地方，是他始終將自己放在角色後面。他不是為獎項而演，而是為每一次開機、每一場戲、每一個仍然願意相信表演的觀眾而演。這個獎，屬於梁家輝，也屬於華語電影對「好演員」三個字仍然認真看待的時刻。

《捕風追影》是一部犯罪動作片，由楊子執導，成龍、張子楓、梁家輝主演。影片改編自《跟蹤》，講述澳門司警請回退休跟蹤專家，聯同年輕女警對抗高科技盜匪團夥，並逐步鎖定幕後「狼王」傅隆生。全片以「追蹤」與「反追蹤」為主線，結合傳統跟蹤術、高科技犯罪同港式動作場面，成龍與梁家輝雙雄對決尤其精彩。傅隆生心思縝密、手段狠辣，成為全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

影片上映時口碑不俗，被視為近年具代表性的華語犯罪動作片。梁家輝也就憑此反派演出獲獎，還未看過的朋友，值得一看。



●《捕風追影》劇照 作者供圖

欺凌新人的心態

演藝蝶影 小蝶

資深演員作弄新人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雖然大家都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是欺凌事件仍然不斷出現。

這種情況不但發生在舞台上，亦經常出現在其他的演藝工作圈。我聽過有很重鄉音的藝員回憶她當年是新人時，往往被她的前輩在綜藝節目直播時欺負，例如取笑她的外形、鄉音和笨拙的反應等，令她成為公開被取笑的對象。即使她覺得自己很有才華，卻仍然被定型為諧角，令她多年來難以忘懷那段當新人的苦日子。

前人作弄新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展示權力和地位。他們向新人施下馬威，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老大哥大姐，唯他們馬首是瞻，別妄想僭越他們。另一個原因是恐怕新人的出現會「多隻香爐多隻鬼」，有朝一日會被他們取締。所以這些舊人希望嚇走新人，免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

一位配音界老前輩就曾告訴我當年他是新人時，因為被前輩擔心他會搶走他們的台詞，損害他們的利益，而對他冷嘲熱諷，諸多挑剔，每天上班都要看他們的面色。不過，這卻激發起他的鬥志，加倍勤力練習，最終成為配音界名人。

也有些人可能純粹是不自覺地存着「媳婦熬成婆」的心態，以為自己當年做新人時常被舊人欺負，到自己成為舊人時，也就潛意識地把當年承受的種種都施在新人身上。

舞台上，當然也有一些演員是這樣對待新人的。現時已是行內知名的演員當年初入行時已經常常向我訴苦，告訴我如何被比他們早入行的演員欺侮，例如她與大師兄大師姐做對手戲時，後者會在導演不在場時，私底下要求她必須配合他們的演法和台位。他們會叫師妹在某場戲中演得弱些，從而凸顯他或她的戲；又或是叫師妹多背台，使自己能多面向觀眾，讓觀眾多看到他或她的臉。

新演員收到這種要求後，真是苦惱萬分。因為他們也是專業演員，對該場戲如何演繹自己的角色是自有理解和判斷，不一定與對手相同。還有，他們知道最後如何呈現角色的演繹方法其實也不在自己，而是由導演決定。所以，即使他們很想以自己的方法演繹，但若導演不同意，他們也不能不聽導演的指示。

因此，若前輩或師兄、師姐純粹是因為私心而要後輩依照他們的意願來演戲，後輩是會左右為難——若順着對方的意思，便會沒有了自己、不尊重自己演員的身份和被導演以為自己不聽話，招導演不滿；若逆他們的意嘛，以後在排戲或工作時，便會受到更大的欺凌。我當年聽過很多這類申訴，除了借耳朵給她訴苦之外，也無法可施。

今天想來，她或與她同輩的當年「媳婦」們現時已熬成婆了。他們會引自己當年不愉快的經驗為戒，還是自己也變了當年自己很討厭的婆？